

蠻

司

合

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又字子稿

王培生公載  
趙臺憲子較

蠻司合誌二十

兩廣

兩廣土司其先皆槃瓠之裔

相傳高辛氏時犬戎爲  
亂槃瓠銜犬戎之首來

遂以女妻之  
槃瓠犬名

故兩江大姓尚存以槃爲氏者特其種

不一其在桂林之興安義寧柳州之融縣懷遠界者  
則謂之獠椎結跣足不供賦役種芋菽爲糧截筒而  
穴不足獵山獸續食兒時燒鐵石烙其踉蹠使不仁

輒能履茨棘柝桷而弗之傷其在慶遠南丹宜山及  
平樂之荔浦修仁桂林之永福則謂之獐雜處谿峒  
頑冥不馴卽隸版籍輸賦謂之熟獐否謂之生獐在  
忻城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未定二長官司  
尤難于向化好殺無禮元夕祭槃瓠十月朔日祭都  
貝大王每祭必合樂雜進盧沙銃鼓胡盧竹笛令男  
負女去杳淫以爲樂或有剩女必殺之謂爲人所棄  
也石曰獠者據左右兩江爲虐俗稱山獠依山而居  
無戶從版籍以射生爲活推其村之豪曰卽火餘但  
稱火歲首取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列卽火者祈

馮經夕集衆觀卽寅有水而卯耗者則正月兩三月  
暎有曰矜者生兩江與谷中狀若猩猩往與山獸名  
野婆者爲夫婦故育茸莽間不室而處有曰狔者如  
猿猱黃睛深目語啾啾不可辨能搽片腦鶴頂犀角  
象齒以爲漿舊傳其類有飛頭繫齒花而赤視之屬  
凡二十一種其曰蠻者有撫水蠻其酋皆蒙姓以毒  
卉傳矢射生取鳥獸盡則他徙有西原蠻率密氏相  
承別有黃氏居黃澗洞在南寧西南有廣原蠻泝鬱  
江之源阻險絕蹟其在南江之外稍有稱名者曰羅  
氏在宜融之西南寧之西北唐會昌中封其酋爲王

世襲焉焉大抵廣西諸屬槃獠錯居其最險者曰左  
右兩江曰大藤曰六十三山曰六山曰七山屢煩征  
伐而廣東則五嶺迤西蜂房蟻穴根株盤錯者十三  
州縣其地里川原編幅之延袤者千有餘里而總互  
轄于桂柳潯梧之間自高要南岸至新興百餘里間  
有雲浮山王三坑鐵場喇官廳地黃沙巡筋行雲蕪  
黎喇良喇密喇料喇林喇諸巢自新興至陽春百餘  
里間有高喇雙喇崩石洞富林鴨岡黃沙小那白梅  
喇青水紅豆深瀾雲雷諸巢自陽春至恩平百餘里  
間有牛牯突白面石磨刀水石洗馬潭十三村諸

巢自高要江行二百里至德慶以泷水爲界下曰東山則有富祿峒柞峒上臺下臺石狗天所北涌水澗赤土歐塘柴坑東模大千火燒下埔封門大峒頭大臺尖底崩楊柳桐村茅坑狹芋塘邊苦竹根石背諸巢上曰西山則有羅旁大力石龜磊嶺埔百片大埔拱埔封門思律思遙木埔強車教馬鞍野芋下城水口龍塘古逢諸巢雖種類不一而總名狻獠間有隣峒閩匪與四方亡命相依爲生者又謂之浪受撫者曰浪民否曰浪賊設營堡屯哨于德慶上下江道與高要高明四禽廣寧新興恩平龍水諸州縣間調歸

順下雷東蘭那地。狼兵戍之。而狼兵則擇取諸狼提  
調編保。別給田任種。且耕且戍。謂之狼家。洪武元年  
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  
皆貢印降。會廣東初平。都指揮耿天璧取南安。詹萬  
請州。遍降黎岐。生熟小陽峒主汪官泰等編籍定賦。  
改瓊州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而廣西則遣中書照  
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左右兩江溪洞官民。兩江僭服。  
會上思州黃英傑抗戰。丘廣擊敗擒斬英傑及黃權。  
等上思州平。遂以廣西行營所上便宜七事設南寧  
柳州二衛。增兵守禦。而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置

靖州衛命指揮劉才僉事孫惟劉福等築城戍守更  
以殿中侍御史尋遠爲按察司使監察御史王子啟  
胡子祺爲僉事且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稔化  
當此兵革凋傷之際恐不能撫恤又從而蠹害之因  
特命往司風憲而以寬裕嚴明撫輯其衆其明年田  
州總管黃志威招來奉議等州一百一十七寨上甚  
嘉之乃平柳州道村寨蠻寇韋布等并定廣東南海  
肇高雷廉山寨務蠻并羅旁蛋戶黎岐等復以田州  
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州岑嘉忠曾率土兵捕寇遂于  
其地選取健丁各五千人立爲二衛以嘉忠之子振



堅之子未通爲千戶統其兵俾之守禦以備不測乃以廣西布政司領長官司三日未安曰上林曰安隆隸兵部武選設土官一百五十七人其知府四人曰思恩曰川州曰思明曰鎮安知州三十二人曰思明日結安曰下石西曰利曰都結曰奉議曰思誠曰上思曰龍英曰鎮安曰江曰結倫曰思同曰果化曰都康曰茗盈曰萬承曰全茗曰上下凍曰泗城曰太平曰向武曰南丹曰歸順曰安平曰忠曰思陵曰龍曰歸德曰那地曰東蘭曰上隆同知一人曰左州知縣六人曰羅白曰憑祥曰上林曰陀陵曰羅陽曰忻城

縣丞一人曰上林主簿一人曰懷遠典史二人曰佳  
平曰貴巡檢十三人曰末平寨波羅里大洞三寨鎮  
安平鄉理源鎮高井寨尖山鎮周冲都樂墟古江口  
羅目鎮慈樂寨東鄉副巡檢九十八人曰木盤浦鎮  
鉚寨白石寨覃觀旺思隆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  
辛安寨東禪鎮那龍寨大約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  
鎮歸仁鎮古眉寨群峰寨白面寨遷隆寨西舍寨麗  
壁市桑江口古登鎮三畔鎮三門灘大寧寨龍門寨  
靖寧鄉宜良鎮都博鎮新興鎮歸化鎮古清鎮廖洞  
鎮江口鎮章略鎮安州鎮樂善鎮莫離鎮武陽中峒

鎮通道鎮清流鎮思管鎮鵝頸隘伴江鎮西峒鎮潯  
江鎮禹石鎮安末鎮縣郭鎮清水鎮李廣鎮思龍鎮  
東江鎮德勝鎮大曹鎮思農鎮北蘭鎮安化鎮普義  
鎮吉定鎮歸思鎮上保鎮金城鎮方村蒙村窮果兩  
江口峯門寨南源寨常安鎮龍平寨西嶺寨鎮峽寨  
白霞寨邊蓬寨信都鄉沙田寨樊家寨白花洞口寨  
樂寨金城寨八尺鎮那樓寨橫山寨南鄉南里鄉大  
宜鄉馱演寨鵝頸鎮都名鎮丹陽鎮周冲大宜鄉靖  
寧鄉大黃江口北山懷遠鎮洲山渡頭其後降旧州  
府爲州思恩府爲軍民府而移桂林之荔浦修仁入

平樂南寧之武緣入思恩增桂林之末寧平樂之末  
安昭平潯州之武靖南寧之上思新寧而增設知州  
一人曰武定吏目一人曰思州巡檢二十六人曰臨  
時崑馬甲大田子甲子甲陽院思郎累彩怕河武龍  
拱甲床甲婪鳳下降縣甲篆甲砦桑怕牙思幼候周  
思恩白典龍定羅定安吉零那馬下旺都陽改流知  
州二人曰養利曰上石流知縣二人曰崇善曰末康  
隸吏部驗封

慶遠土舍韋富撓其先在唐宋時世有東蘭西蘭二  
州及儂智高反竄匿失官逮其父晏勇始據有東蘭

故地。洪武初富撓造土目韋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東蘭州印貢方物時錢保欺謾故臣富撓名而設以已名上之朝廷不察卽以錢保爲東蘭知州奉朝命赴任陽陽設施富撓無如何旣而錢保以徵歛暴急虐上民土民不服乘富撓怏怏遂名衆挾富撓稱亂官軍進討之先擒其黨韋公煥力言錢保冒襲不平士民激變有所自於是乃奏問執錢保去官而勅富撓戴罪責後效置餘黨不問

初洪武改元龍州土官趙帖堅以萬戶府歸附詔改爲龍州知州許世襲趙帖堅卒無子其姪宗壽襲

士官知州既而鄆國公常茂以罪謫其地帖堅妻黃氏有二女其一爲太平州士官李國泰妻而茂納其一爲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帖堅妻猶持士官印與茂共擅州事數凌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其關者趙觀海等亦素與宗壽爲難宗壽乃與其把事頭目用計取士官印上封事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至京而帖堅妻亦使人告宗壽擄掠與李國泰謀劫茂妾并其奴婢往太平州且搜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掠取之又欲并奪龍州之地因親至京言宗壽實從子不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上詔宗壽勿問獨議帖堅妻與

國泰罪既而以蠻夷遠人并釋之無何有人告茂匿  
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詔都督榜諭如茂果存  
宜解京贖罪如果死宗壽親來京具陳其由而宗壽  
不出上命兵部尚書致仕唐鐸賞勅往諭復不出會  
臣告奉議南丹諸寨蠻人梗化乃遣發湖廣江西  
備所馬步官軍六萬餘人及諸衛漢達官軍進征龍  
州時都指揮韓觀捕獲宜山蠻寇二千八百餘人斬  
僞大王韋名僞萬戶趙成秀韋公旺等傳首京師上  
乃命韓觀還軍廣西而以左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  
印副以韓觀并僉事宋晟爲左右將軍遣諭安南王

令輸米二萬石助糧而趨江陰侯吳高安樂侯吳傑  
統諸衛兵勸宗壽宗壽懼請伏罪來朝仍乞唐錚還  
京而親率耆民饑里等六十九人伏闕謝罪貢方物  
詔釋宗壽勿問而勅移兵向奉議南丹所至皆破僉  
事胡冕等追捕柳桂西山養牛諸洞山賊擒渠康節  
孫斬之韓觀等分兵討都康向武諸州縣連破更吾  
蓮花大藤峽諸寨斬渠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  
百六十餘人蠻寇盡平唐錚乃奉命相慶形勝置奉  
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守禦千戶所  
設官軍鎮守焉



宣德四年上隆州土官知州岑瓊卒無子有姪岑松  
尚幼土人訴于朝言瓊母陳氏有才識可理州事願  
得陳氏襲職以撫其民詔從之土官之子死而母襲  
者自陳氏始

泗城州女土官盧氏故土官岑瑄妻也瑄卒無子盧  
氏襲職知州事既而盧氏以其姪岑豹年長乃致仕  
請豹承襲豹既襲忽仇盧氏率土兵五百人圍盧氏  
廬謀殺之且毀伯父岑瑄像盧氏欲廢豹疏言豹無  
道所爲不孝難使承襲而豹之叔父利州土官知州  
岑顏亦奏豹典兵謀殺盧氏侵越地方州民被害獨

都督山雲謂豹實故士官岑瑄之姪雖欺凌盧氏有據而承襲其本事也若盧氏瑄妻本豹伯母原以借襲致仕宜量撥田土以贍終身仍請勅諭岑豹母肆侵擾上乃遣前使烏撒烏蒙行人章聰侯璉賫勅與雲并三司巡按御史覈論之

思明府土酋黃瑛三世皆士官其弟珮以世嫡爲思明知府正統中瑛積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至景皇帝時珮之嫡子鉢怨不得襲瑛以計授球聚兵五千圍府執珮及兄鈞等弑之既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鉢罪使其子灑陽

聞于官若欲爲珮仲理者巡撫李棠總兵官武毅廉  
得其實坐瑛罪當死會憲宗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  
見濟瑛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  
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  
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  
長跪強翱翔署名上上如議于是出憲宗就沂邸行  
賞翱頓足嘆曰此何等事乃出自蠻囚耶瑛遂蒙大  
赦原免復職并進都督賜誥命極其褒獎勢焰薰灼  
人多趨其門棠致仕去未幾見濟薨英宗復辟憲宗  
亦復位東宮而瑛已死命發棺鞭其屍

大藤峽在潯州萬山中山有水名潯江發源柳慶東  
流至州經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境夾江兩山  
皆嶢呀殺業其取險惡地爲大藤峽以其有孤藤渡  
欄如徒杠然故名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  
約三百餘里其地惟藤峽最高聳峽則數百里皆歷  
歷在目故軍旅往來顧盼立盡諸蠻以此爲奧區桂  
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  
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蒼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  
北崑洞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尤極險阨者峽以  
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

力山力山之險倍。藤峽焉。又南始爲府江。週遭六百  
里。其中多冥巖。與谷。層崖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  
九折。一失足。則墮身數百仞。下中產獠人。藍。切。侯。盤  
四姓。爲之渠魁。其山多縲土。而鋤耕危穫。不服租庸。  
饑則拾橡。藟。射。狐。掘。鼠。卉。衣。血。食。言語侏。離。且。憚。見  
官府。往往。遁。向。化。獠。老。結。城市。豪。強。號。曰。猪。主。自。稱  
曰。排。丁。其。力。山。獠。人。又。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  
斃。者。雖。四。姓。獠。亦。憚。之。景。泰。中。獠。酋。侯。大。狗。倡。亂。竊  
聚。萬。人。修。仁。荔。浦。平。樂。力。山。爲。之。嚮。應。遂。攻。肇。州。縣  
山。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率。以。招。撫。廢。之。時。朝廷。方。北

患瓦刺未邊也。天順七年賊劫上林縣攻梧州城時  
總兵官秦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會太監朱祥御史吳  
璘副使周琦等方議調兵而賊夜駕梯踰城啟門劫  
府治官庫放獄囚大肆殺掠執副使周琦爲質殺訓  
導任璩而涇等擁軍自衛不敢發一矢時致仕布政  
宋欽家居挺身出以大義諭賊被害黎明賊聲言毋  
動動卽殺周副使涇等乃使人與賊講解逮脯時賊  
方出城去旣去縱琦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而已  
自後奏報劫掠殺越城市無虛日有州縣被圍經年  
不解者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嘗與賊頗報斬獲然

終以惟敵未經勦盪遠奏班師及軍迴而賊復集于是御史王朝遠奏請大征而副總兵范信乞調達兵并衛所旗軍有才力者協同進勦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甚至蔓延廣東高廉雷諸境兩廣守臣皆待罪兵部尚書王竑乃言峽賊爲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格撫爲功譬之驕子之啼者愈恤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浙江左叅政韓雍有文武才屬之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勇略可任上乃以雍爲左僉都御史輔爲征夷將軍僉事和勇爲游擊將軍太監盧康陳宜監視軍務戶

尚書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而一以便宜專  
屬之。雍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  
以軍法論。成化元年，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方略。  
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  
由庾嶺入廣東，而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  
驅之在廣西者，困之。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衍，而所  
至與戰，是煽禍也。藤峽爲賊穴，吾以全師擣之，則東  
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南，可以援高廉雷而北。  
可以斷陽峒諸路，所謂腹心既潰，則遊寇自息。舍此  
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州縣愈



破所謂救火而嘘之者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方至全州，值陽峒西延苗賊爲梗。先以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瑛等四人。一軍覓粟及至桂林，復召諸將按圖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乃進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巒密箐，三時瘴癘，某等生長其地，尚莫得要領，且兵弊旣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則不戰自斃矣。雍

曰不然峽山遼澗紛披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將士離弛既衝突安能悉防兵法有之先聲有奪人之志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旣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褫魄因而乘之何堅不破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令總兵歐信叅將孫騏高瑞都指揮夏正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令都指揮白全楊瑛張剛王岷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復令叅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防其奔軼而自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且

令歐信曰山北旣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  
諸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  
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于是諸道並  
發腹背夾擊賊旣失利乃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橫石  
寺塲據險立柵而悉力出捍于峽南置滾木礮石鏢  
鎗毒矢下如雨注官軍仰山而攻雍督戰益急敵少  
息雍覘其怠急擊之將士用鬪牌扒山虎壓二色諸  
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呼聲裂山谷賊氣奪乃縱火  
焚柵因而乘之歷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屢紫荆  
竹踏梁腦老鼠寨嶺林峒沙田古營牛腸大岫大寨

諸寨賊屋廬藏積俱捕會日暮雅命就營賊巢中衆  
栗栗視雅雅恬然整暇衆恃以安賊旣潰入橫石諸  
崖雅飭兵窮追伐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  
崖抗戰前樹大柵用千觔礮石從雲霄轉下聲如轟  
雷且弩矢雨注不可當雅誘使大發而令人間道潛  
陟其巔覘發竭舉砲賊大駭雅麾死士以大斧刊木  
拔難而升前後不絕如鐵漫山奮擊然後發火箭焚  
柵而夏正等亦自林峒來援賊大奔生擒侯大猗等  
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級招其流冗千餘人  
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用兵未有窮巢

破穴如此。甚者。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皆緣之以渡。至是。斬峽藤。斷之名。斷藤峽。當大軍由修仁抵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戴香跪迎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叱左右縛斬之。左右貽勝謂何故殺良民及縛而利刃出袂間。迺知問也。悉斷頸散手足。列腸剔胃。累累相箝。棘中賊望見。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旣平雍。乃上言諸獠之性。憚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益。嫂謀兄故推物在禁。乃五年之間。竟無証佐。臣愚以

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許白中書。聞其人  
驍勇冠軍。倘被以特恩。而復其職。改隸潯州。爲諸猺  
長。則効治可立計也。又言諸流官巡檢。不諳猺俗。往  
來遷轉。難以責成。請授諸有功土人。李晟等爲土官  
巡檢。因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  
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而添設東鄉龍山巡檢  
司各一。至于別類。獠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  
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卽本地開設千戶所。因  
其故俗。卽以李慶作渠帥。統之上。皆允納。于是設武  
靖州于斷藤峽。以岑鏗爲知州。屬潯州府。進雍左副

都御史官子錦衣封趙輔武靖伯世襲時輔知雍才  
軍事一聽雍而輔但受命督戰故所向有功暨雍以  
艱去諸將稍稍謀聚御史龔晟僉事陶成請立總府  
于梧州兵尚書白圭仍俟雍服闋加右都御史再往  
總制復平那蒲岡婆古平諸賊兩廣大定乃與太監  
黃沁不合求去遂以右副都朱英代之英承雍威力  
招徠荔波力山馬平陽朔諸獍定爲編戶氓而使之  
輸賦自是之後民有寧宇者凡三十年其所斷大藤  
中空截其兩端而釘以牛皮爲大鼓置祭軍府門蓬  
蓬然聲聞十餘里其後兵備移鼓不行臺叩之無聲

歸卽如舊以爲神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銜  
字僧淵稿

姜之琦幼韓  
來洵佳眉良較

蠻司合誌

三

兩廣

二

趙楷者龍州土官族子也。龍州自趙宗壽襲後五傳至趙源其妻岑氏本田州知府岑鏞之女。嘗自負家勢專制部事無所忌。會源卒無子州人推源兄溥子名相者當立楷即相弟溥次子也。如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爲地耶相誠立則州非主有明矣主盍購乳

子擁之而親以護印掌州事。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然之遂以媵僕韋隊子璋詭云遺腹子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自大遣府。曰幸好以兵三千納璋。勿克惜乃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為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與璋通路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楷揮千金賂兩舍人。詭云有旨以上舍王祥持偽檄遍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諸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攻相相挈印走匿兒村。遂縱兵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左江大震。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毋亦枝毋相絕憐愛之。曰肖

我當後我至是猛乃以寶去髡爲奴都御史楊旦總  
兵朱騏以變聞猛復賂鎮監傅倫得旨僅勅倫捕祥  
而逮分守彭夔分巡李淳去餘勿問嘉靖元年相死  
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弑燧州人立其族弟  
煖會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遣上思州知州黃熊  
兆勘其事而熊兆黨楷言楷當立宜以州印畀楷楷  
遂弑煖大亂州目黃安黎容等潛往田州購寶寶爲  
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容等以百金購得之言之督  
府時督府林富與總兵官仇鸞皆言楷勢張未易驟  
滅不如姑因勢利導之乃論楷令還寶職而使寶以

五千金并腴田三十一村。謝楷楷私計寶終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已。不如微厚利圖之。乃欣然還職而陰以贏財招狂猾自扞。且復求韋璋之子阿應育之。令往來寶所。阿應美姿容談笑。寶妻與通動息。必告楷楷乃爲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宮姣男子王良以爲關者。楷名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畿甸之民願殘身以干進者爲富貴耳。汝安圖哉。藏頭闖闖與獫豸無異。曾不若繫牛騰馬之得逞其欲也。良曰恨不別腎以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爲若主之何如。

良唯唯。楷乃鳩州目鄧瑀、李旭、林盛等，謀伐寶州人。怨寶莫爲言。十六年，楷遂以千人抵州。夜及寢，門呼良曰：「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截枝，毋及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主，自立朝議。征之，登庸笑曰：「中國土官以弑逆爲事，數十年無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會李寰與楷通。都御史蔡經屬副使翁萬達兼圖寰。楷萬達密受命，乃獨行部至南寧，故沉滯不爲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願負罪不丐我，故遲之耳。」楷聞之大喜。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

村贖罪。我當贖之。且昇以官。楷益喜。報命萬達。乃時  
時稱楷智勇冠軍。卽南征。可當一。而楷遂統精兵千  
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語  
旬日。楷浸慰弛。不爲備。所攜兵衆多以乏糧。遣歸寨。  
萬達乃名楷及鄧瑀入伏。壯士劫之。曰。汝輩罪大滔  
天。不得活命。且盡今日矣。特汝死此地。吾憐汝。吾欲  
以官畀汝。子汝當爲書諭汝黨。勿亂其靜。以俟命。楷  
惶懼。以頭搶地。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罪。楷  
何也。楷誠死。而官府食言。不及楷。子官奈何。萬達曰。  
有如此日。乃流涕而與之盟。楷亦流涕爲書諭黨。曰。

事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萬達得書。卽呼壯士杖斃之。而以書諭其州人。立楷子匡時。年四歲。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郭。其同時戡定者有憑祥、李寰、事。

憑祥、李寰爲土官知州。李廣寧庶子。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爲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有十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不決。凡三四年而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珠又死。族弟珍珏又爭立。珍

挈印走况村况村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珏遂  
擅攝州事十四年州日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  
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吾主也不幸爲逆  
弟所逐倘以君之威得復入奉烝嘗者願以全州服  
事備下屬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  
奪其印珏奔磬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  
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  
父子矣竊爲明公耻之珍遂悔約不肯屬思明蘇寄  
枝李滿爭之不得因有隙會黃朝有外婦生子時芳  
長矣詭云此廣寧孫也當其父馳與珍珏爭立時避



居思明實生此兒乃以千人納時芳弗克時珍荒淫甚醉卽手刃人部民患之寔乃謀廢立有成局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憤寔與之通十七年寔名歐紹賢周縉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吾欲脩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黃泰疑不助也試爲公探之往見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妻而淫于他妻者其妻之父兄勿加怒也則可謂大度矣乎泰曰不然夫不禮其妻是不有其父與其兄與弟也而銜之是厓垢也而謂之大度何可紹賢等歸謂寔曰泰不助珍也寔遂約李滿蘇奇枝將爲亂慮趙琪掌外甲以

兵劫琪琪許之。紹賢等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  
之啟鑰而無鎖，難以入矣。髮曰：善。時珍妾苻玖有洋  
行，竄遣刺客趙應就苻玖所，說爲珍所使。逼淫之夜，  
半嬰然曰：爾死期至矣。如何？苻玖驚問，故曰：主官知  
汝有私人，使我試汝。卽從者當取汝頭去，否則貫汝。  
今竟何如矣？苻玖懼急，裸起叩頭呼救。我趙應擁被  
坐，故躊躇間，還以被擁苻玖。曰：吾亦惟憐汝，以使汝  
知也。雖然，吾夜當再至。汝第毋動。夜俟我。寢復遣人  
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卽子排闥，勿驚。十郎寢稱也。  
黃孟唯唯。旣而內人爭以酒進，珍珍沉醉。乙夜，趙應

竊萌玖穴垣出蘇寄枝巡徼佯驚諄曰閭實何谿也  
黃孟驚起開門而寰等擁兵入斬珍于床李清聞亂  
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寰遂挾黃孟并坐部  
兵發庫藏爭以亂擊殺者數十人詰旦寰置酒高會  
名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而嘆寰就坐殺清會安  
南逆臣莫登庸反因厚賂寰爲嚮導曰緩急鉅細皆  
以問時督府蔡經屬副使翁萬達田汝成竝治龍州  
憑祥二亂而汝成撫藤峽萬達獨行乃先誘殺龍州  
賊而遣人諭寰曰天子將有事于南夷邊圉之臣有  
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寰遂自薦曰願効力萬達乃

厚與之而名黃泰謂之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然乎泰大驚辨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則不辨自明耳泰謹諾乃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李寰李滿蘇寄枝等皆論死卽日榜其黨曰罪止寰等一州帖然旣而李珏李時芳復乎立萬達汝成其鞠之時時芳倚黃朝勢通賂上下皆云當立而奸民農球復控督府言時芳真李璉之子廣寧之孫萬達力斥球乃論時芳死璉珏而立李琪之子佛嗣珍

上思州土目黃鏐于正德之末聚衆攻城都御史林

延選捕之下漳州獄已而越獄復叛官軍禦之詐降副總兵張祐不爲備復叛攻破州城已而復勦捕獲之伏誅嘉靖元年都御史張嶺奏廣西上思州舊本土官中改爲流遂致土人不伏往往稱亂今宜仍改爲土官而擇土吏之良者任之議以爲然

思恩土目劉名叛令其黨黃安奪定羅堡剽掠良民兵備副使檄田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按兵境上不進都指揮僉事孫震直前撫之爲賊所執守巡數遣人省諭名詭言掣回田州兵當還震守巡不得已從之又欲盡掣思恩守城兵守巡不可名亦竟不出震

而是時諸州土官皆黨逆觀望不用命總督都御史張嶺請調湖廣未順保靖土兵各萬人與本省官兵合勦且仍留折糧銀二十萬以給軍餉部議各減半且先令遣官撫諭使急出震賊始懼受命事遂定岑猛田州府土官也自稱漢岑彭後洪武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爲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至溥生二子長名猊次卽猛也弘治六年猊以失愛弑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殺猊嗣位未定而驥與蠻復構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思知

府岑濟以兵衛猛時濟方盤視兩江驥遂賂濟脇猛  
分地猛不得已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  
猛奔思恩濟乃留猛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  
濟歸猛濟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  
兵徵之濟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濟仇讐是年  
濟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濟攻陷田州猛走免濟乃  
以族子洪據守其地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  
濟戮之并誅洪改思恩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  
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旨以猛爲田州  
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管自

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舊職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所至剽掠然以平賊故疏功稍遷指揮同知第非猛初意頗怨望而督府旗校初受猛賂日譽猛至是賂稍減毀者漸至而猛復自恃兵力凌轅諸士官諸士官不堪稍有言猛不軌者都御史盛應期借以恫猛索猛賂猛不遜應期怒疏猛反狀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應期鏌雅知猛無反心欲不舉而鏌子涑以書上鏌願勿征猛時巡按御史謝汝儀到官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鏌眴從官却之汝儀大怒廉得涑書誣涑納



猛萬金鎖皇恐乃再疏請征猛制曰可嘉靖五年鎖  
偕總兵官朱麒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  
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竝進猛聞大兵至  
令其下母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鎖不  
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于工堯隘猛  
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  
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其言誘猛走歸順鴆殺之斬  
首以獻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與邦相出亡惟  
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鎖謂岑氏單弱計  
田州可遂滅乃請改流官治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

糾思恩土目王受挾那相反兩江皆震會汝儀滿去  
御史石金代之金仍黨汝儀左布政使嚴紘僉事張  
那信又素不爲鏐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僞  
以脅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以陷岑  
猛糾交陞叛臣莫登庸反金遂劾鏐輕信罔上圖田  
州不得弁失思恩上大怒落鏐職以王守仁代之先  
是鏐上言田州遺黨復亂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  
相應議處上命動支廣東司府金錢不得分彼我致  
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鏐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  
兵擒蘇受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事而張那信分巡

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窺之兩廣三  
司皆以檄非是封還鎖竟不獲集兵而去七年守仁  
將至田州調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夷皆憚之守仁乃  
自設晦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蘇受勢熾度不可卒  
滅乃遣人招諭使來輸罪蘇受本怵守仁威武將丐  
命會有浮言軍門給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  
卽至守仁復遣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  
兵衛并乞易軍門左右祇候以田州將校守仁許之  
蘇受乃出謁盛兵自衛守仁數其罪箠一百蘇受衷  
甲受箠諸夷驚莫測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構禍茶

毒兩省已逾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疲于奔走。地方脆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測。况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獠獠盤據。使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爲流。誰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獍誅。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除田州府爲田州。而官其子那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卽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

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上皆從之乃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張佑爲總兵官而親率蘇受攻入寨賊破之時兵部侍郎張璉及桂萼等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爲提督稍易守仁議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但降田州爲州則不必別設府治以騷遠夷乃以岑那相爲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那相纔十六佑兒子畜之而盧燕自矜典復岑氏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那相擁

虛位不平遂與盧蘇有隙會張佑將代望邦相厚賂  
已邦相但治供具無所賂佑大怒乃以他事撻邦相  
而陰與蘇比賄邦彥子芝已髡鬻之別所邦相欲  
殺芝不得適佑不果代留鎮柎府以西山之役檄佑  
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中以行而邦相乃治供具毒佑  
佑死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畜芝于是盧蘇  
遣人刺邦相不得邦相名士目羅玉戴慶謀代蘇蘇  
覺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士目率妻子來賀且爭  
入問疾蘇伏甲臥內而後出見諸士目諸士目慰勞  
曰願布伯自愛蘇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特恐

未保首領耳。諸士曰：驚曰：布伯何故出此言？此一州人誰不甘心爲布伯死者？蘇曰：噫！吾敢望州人哉！第得坐中人憐我足矣。諸士目覺蘇言非是，皆相顧。始聘蘇乃指羅玉、戴慶曰：如二豎何？言訖，甲與執玉、慶斬之。因劫諸士，曰：曰：那相之不德，公等所素知也。孺子芝實岑氏裔，不于此時立而安立乎？諸士目皆頓首曰：唯命。蘇乃閉諸士，目妻曰：乞留此爲質。卽日以甲士千人攻那相，弑之，焚其屍。賂都御史諧言那相病死，無後。芝當立，遂立芝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那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

州土舍草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延鳳等合兵助那佐  
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蘇走免會歸順州土舍岑瓛  
爲蘇督蘇求救于瓛瓛乃乘虛襲眞寶眞寶敗兩江  
大震詣乃遣人諭眞寶等曰那相實病死曷與盧蘇  
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仙詣已憂去都御史潘旦蔡  
經相繼代咸不欲與問罪師朝議下核實副使葉俛  
奏議陳大珊議曰盧蘇利亂弑主罪在不赦縱宥之  
不誅亦當以上問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反言那相  
不孝奪其母贖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朝議遂  
置蘇不問諸夷聞之皆解體十七年以征藤峽故訓



盧蘇與其子鳳兵屬指揮王長輔部下而鳳故還道  
且給長輔軍他所而自以父子爲一軍副使翁萬達  
不平與副總兵張經謀曰峽賊雖常誅不過殺人剽  
貨已耳盧蘇罪十倍峽而舍豺狼而責狸鼠非法也  
吾欲與公等倡議斬之何如皆唯唯乃名蘇仇向武  
州土舍黃仲金與之合兵爲書暴蘇罪狀上之督府  
其詞甚厲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  
征峽賊不聞征蘇何監軍之多事耶即日遣旗牌星  
馳營中坐鎮之使勿發而其機頗洩蘇夜遁萬達頓  
足曰惜哉不先發而後聞也

先是都御史姚鎮征岑猛時歸順州土官岑璋猛婦翁也鎮慮璋兵強當助猛名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平時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請就璋探實以覆時希儀所部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名臣語故臣曰是當以計取之希儀曰如何臣曰鎮安歸順世讎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是莫若徵兵鎮安而中其忌以劫之可立取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喜逐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嘿然璋曰趙君有嗔乎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嗔也稍與語須臾嘆息而

起瑋疑之。明日瑋置酒款臣。臣若不豫者。瑋曰怪哉。趙君軍門督過我耶。臣曰無之。曰隣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泣下。瑋亦泣曰。瑋死卽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瑋驚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敗機。事則我死。奈何。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矣。我何忍獨生。反令君死。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

猛自效希儀許之遂佯追臣返以其事白鎮鎮乃不  
備璋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希儀及李璋張  
佑程鑒張經將之而叅政胡堯元分道督進猛子邦  
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實爲間邦彥欣然  
納之璋遣人告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鏖戰時  
乞識巾帛綴裙裏者希儀許諾及戰歸順兵作敗奔  
田州兵亦奔遂大潰希儀斬邦彥猛欲他奔璋使指  
猛曰事急矣何不走歸順以達安南圖興復耶猛倉  
卒不知所出遂佩印從璋璋陽泣迎之奉之別館飾  
妓女妖童牲穀成備且詭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開

君走交南不敢輒犯將詣軍門請進止矣猛喜不疑  
會胡堯元嫉希儀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  
兵萬人擣歸順璋急遣人持百牛千盪迎三十里曰  
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楛繫之一榻侑列十醢  
堯元怪璋整暇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乃親詣  
見諸將曰猛敗走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  
流矢南走不知所往急之恐生變幸緩五日當捕致  
賊下堯元等許諾璋還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  
白請急草封事為君上之猛乃乞屬草出印印訖璋  
知寘印所置酒賀猛樂作持鴿一甌錦衣二襲曰天

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呼曰不意爲  
老奸所賣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  
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諸軍  
搖攘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颺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  
日矣諸將大悲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紘欲壞  
鑊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耳御史石全  
因劾鑊落職而希無等俱不論功璋恨致仕子璫襲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王壘杏侯蛟

蠻司合誌

四

兩廣

三

斷藤賊久爲良民至正德間稍有橫江禦人者峽南尤甚時武備頗弛賊易之都御史陳全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蠻令蠻就水濱受去如稅權然蠻初獲利聽約道路稍通全亦謂法可持久乃疏其事易名斷藤峽爲未通

峽久之蠻征商無厭小不愜必刺船而扼之江中重  
賂乃免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總制定田州亂  
還至潯州父老遮道言斷藤及八寨亂狀守仁集諸  
將會議乃以二萬人遣副使翁素僉事汪濬吳天挺  
叅將張經指揮謝珮襲勦仍密督未順土兵勦牛場  
諸寨保靖土兵勦六寺諸寨部署既定先是峽賊聞  
軍門檄湖廣土兵皆逃匿深險及聞以盧蘇王受歸  
降罷兵稍稍弛備至是守仁駐南寧故爲散遣諸兵  
狀湖廣兵皆偃旗回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面夾攻  
之賊敗退保山據險結寨官軍攀木緣崖仰攻



之連破油碎石壁大陂諸巢賊懼奔斷藤諸軍追擊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人諸軍自後急擊俘獲甚衆賊潰散遍搜山峒無遺者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諸賊仍分布各哨未順兵由磐石大黃石登岸勦仙臺花相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埤登岸勦白竹古陶羅鳳賊聞牛腸諸寨破大懼方據險設伏而諸軍驟進奮勇夾擊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大潰其奔諸路者多爲防截叅將沈希儀所擒于是斷藤之賊略盡初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

佐督盧蘇王受兵五千勦八寨賊各乘夜銜枚襲擊已破石門賊始驚覺且戰且走至日午賊號名二千聚還拒官軍奮擊之賊既失險氣奪不能支遂大潰奔入重險官軍搜勦連破古蓬固安鉢都者諸寨于是八寨之賊亦盡計前後擒斬凡三千人兩江底定守仁乃班師

已而守仁卒于道嘉靖十五年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以鹿賊多受賊賄峽北賊漸起其日侯勝海者居弩灘號名多人武靖土目黃貴常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川廬言于指揮潘翰臣請殺勝海翰臣素寡謀卽

遣貴香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  
廂民二人去僉事鄔閎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  
旦請討叅將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開春江  
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志恨謂閎曰是  
夫淺淺攘功者閎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溯流擊弩  
離賊皆遁去斬一病伶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  
戍以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彰立堡難守  
且不聽已而堡成閎命貴香以兵三百人守之  
約曰侯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徭大忿那佐又  
陰黨之公丁遂鳩衆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

餘人貴香走免御史諸演疏其事乃奪閱與繼武職  
而以侍郎蔡經出代旦經集諸司議咸謂兩廣軍政  
自韓襄毅後大抵川大征勦二法而無備用勦有  
備用征勦用少兵征用多兵經謂用征便會朝議征  
安南未遑也已而公丁乃益橫時出殺掠先是副使  
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堯臣贊之經乃會安遠  
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  
雄素通賊有狀乃劫雄曰能擒公丁者免死否則論  
法不少貸雄皇恐頓首願效力自贖萬達乃陽言公  
丁木良孫為儼家誣搆耳寇倭小事吾當為白之遂

捕繫訟公丁者數人責其敢讎公丁果遣人剋列冤狀萬達許諾復令雄以百金貸諸徭指公丁木業公丁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旁縣以計屬叅議田汝成汝成名雄申飭之雄乃給公丁曰若爲潯人指名久矣寇堡之冤翁公知之田公不知也今田公新到何不仍列冤狀如前時而乃嚙嚙爲公丁然之遂隨雄見汝成汝成曰亦聞之誠冤汝第歸乃陽爲遣勞而密令廂民被殺者家出毆公丁譁于市游徼連逮公丁并毆者皆入獄亟遣雄詢諸徭曰寇堡事公丁供諸徭所爲而廂民以爲實公丁爲之今以此詢果出

自汝諸徭則當釋公丁而逮汝等如其不然請爲汝等共棄之毋以一公丁爲禍本也諸徭競言事實由公丁願棄之毋敢黨者遂檻致軍門磔示之汝成乃急上督府謂首惡旣擒急議鳴勦無如此時失此不討則開春雨水厓蹬窄滑且賊稍知覺魚驚鳥散非用兵之利經然之會沈希儀病遂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俊輔柳浦周新孫文縉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國章屬焉副使蕭曉紀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襄經議

欲以少兵勦之示威而已。又欲舍紫荆諸賊，戮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少兵。徒損威，何示威也。且諸將恣肆，久不大創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如萬達，議第萬達。又言峽南亦劇賊，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經然之。遂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昇、山三等村、渡、蓼、木、攻二、驢、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泥、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木、冲。諸巢：孫、文、繡、由

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右軍則馬文傑由  
武宣六廟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由武宣入山攻羅  
淥上峒賊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人  
分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敗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  
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千二百級時捕  
得生口謂賊計往年據險結砦以致官兵圍勦無孑  
遺者今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  
且曠日持久費餽餉退之必速近且漫走入羅運山  
矣萬達乃移兵攻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  
盡發諸賊隘所設蒺藜拔簽及礮石滾木等追斬數



百級賊益窘會右軍逃失道愆期三日而土目盧蘇  
受賊賂歛兵縱逸賊乃得漫匿山谷險不可躡時捕  
羅運猺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此土者  
經乃令勿復窮追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  
諸猺亦據險抗命萬遠復勦之乃招賊餘黨三百二  
十人而江南胡姓諸猺投順者以千計藤峽悉平萬  
遠汝成因獻議督府凡七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  
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以控上游濤狼田以正疆界  
改州治以建屯所處款兵以慎邊防權商稅以資公  
費督府多採納行之

田州女土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調使援倭寇于蘇州  
瓦氏提二營孫并狼兵數千應之口索有司捕蛇檻  
犬爲軍儲然頗有紀律總督張經分隸總兵官俞大  
猷軍會賊犯松江分黨三千過金山衛大猷遣瓦氏  
邀之遽報斬獲時趙文華至江上謂土兵可用厚犒  
之至漕涇堵賊不勝土日鍾富黃維等十四人戰死  
賊初畏土兵至是易之復大肆焚掠大猷乃與瓦氏  
奮擊賊敗奔平望至三江涇水順官慰土舍彭翼南  
攻其前保靖寧慰使彭蠡臣躡其後大敗之斬首二  
千級時上兵有腊其肉者人爲語云花瓦家能殺倭

腊而啖之有如蛇

韋銀豹桂林古田獍也獍種甚繁其皮強者曰韋曰  
閉曰白而皆弁于韋景泰間韋胡威據古田縣官竄  
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征殺副總  
兵馬俊叅議馬鉉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縣指揮等  
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時銀豹與其從父  
朝猛攻陷洛容縣還據古田分其地爲上下六里第  
銀豹出掠惟下六里人從行而上六里不與焉四十  
五年提督吳桂芳因以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  
撫諭之諸獍復業者二千人銀豹度勢孤請降桂芳

乃奏言古田自宐正來知縣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能撫賊有功宜量陞主簿而徐擢爲縣且本省總兵止以都指揮統之不兼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爲撫夷道所持今諸獍雖納欵犬豕之性難保其終莫若稍重將權別選材勇堪任者居之部議加都督銜兼制柳慶廖元陞擢皆如議而銀豹愈猖獗督挾其五子據鳳凰連水二寨襲殺漳平知縣魏文端更自求福入桂林劫布政司庫銀四萬餘兩金珠若干殺善事叅政黎民衷絕城而去官軍追不及久之臨桂永福各縣兵卒起捕賊始得賊黨扶嫩土婆顯等三

十餘人於各山寨中然首惡未獲也隆慶三年朝議以廣西專設巡撫推江西按察殿正茂以僉都往止茂至奏請勦賊合土漢兵十萬集衆會議時八寨助逆衆議先勦收書亦原有先平八寨徐圖古田之語正茂獨不可謂兵法攻收者堅况首從自分不見上六里已事乎先給榜諭八寨八寨聽命然後分兵七哨以總兵俞大猷統之而使副總門崇文恭將王世科黃應甲都司董龍魯國賢游擊丁山等各領一哨布政郭應聘與副使邵惟中爲之監視乃令各哨所屬復分土兵爲二隊更番清道必先清數里而後行

數里及至信地則合營而攻之步伍嚴整生擒朝玉  
泉于軍陣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一千餘  
口撫其不為寇者六百六十餘村銀豹窮蹙陰覓肖  
已者斬首以獻時主簿廖元把總王樹認之以為是  
相與證明捷聞既而稍稍傳銀豹不死正茂令食事  
金柱蹤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并其子扶杖  
膠致戲下正茂乃疏請引罪以檻車獻俘正法古田  
悉平因併八寨與龍吟哂咳為十寨立長官司并設  
守備練兵坐鎮守禦以黃昌等為之而敕蕭紳陸雲  
騰尤士舍名曰聽守禦調度更陞古田縣為永寧州

條善後十二事議行

府江有兩岸三峒諸獠皆屬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間巢峒盤絡爲獠獠淵藪于是江上諸賊皆倚借爲黨援日與府江酋長楊公滿雷公奉黃公東等奪荔蒲坊郭平樂樂山及峰門南源諸所執未安知州楊惟執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周濂鄧府二土舍岑文太學黃文堂及兵民無算而遷江之北三來賓之北五背右江獠亦時時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賊相倚附馬多人勁俗號爲剗馬賊常陳兵走嶺東掠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

府庫已而劫來賓所千戶黃元舉家產殺土吏黃勝  
及其子四人兵七十餘人又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  
松李茂姜集四人自是之後白晝皆劫殺道左有南  
四浦倂幸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亡抵右江鹵武宣諸  
生米如銀焚大盧七村及博樂二十一村劫驛遞佐  
史周于義所持文牒而殺其人隆慶六年兩江守巡  
劉穩沈子木告于巡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奏請督  
官軍進勦遂以李錫爲將軍十道竝出雜徵東蘭龍  
英泗城南丹歸順諸土兵而以土吏韋文明等統之  
攻古西巖口笋山古造及兩岸黃洞占摺糯洞斬獲



賊渠楊錢甫黃公護袁述沈婆鄧琶婆盤賤婆鄧郎  
等餘黨竄入仙迴古帶諸山疏捕殆盡乃移檄北三  
北五趣其歸降會峒老聿法真等司原鹵來賓遷江  
民蒙演蒙蔣眉詣兵備請命許之乃爲定善後六策  
以聞前是荔浦之峰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未安之古  
眉諸邏司爲諸獍所奪至是議改土巡檢其官目必  
推擇有才武者給冠帶管事滿三載稱職始襲世世  
勿絕乃于東岸水澆復麗壁市而與廣運足灘爲一  
軍軍二千人備平西嶺鐵匠坡仙家冲于西岸仙迴  
復古眉而與高天冲口爲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陸

內六章于龍頭磯爲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備馬尾  
田冲黃牛及三峒于上峒占西復峰門爲一軍軍一  
千六百人備羊厄峰門盧仙大哨兼視中峒于下峒  
東練復南源爲一軍軍一千人備大宅東瓦皆屯川  
月食餉人三錢而歲以衛萬戶或千戶百戶一人兼  
視邇事稱職者得世守其地是時左江以潯梧叅將  
一人募兵一千人而邇司桂平諸軍皆屬之於是西  
岸通五道自昭平明源洞以達仙邇自仙邇達古蘇  
直走未安又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直  
走平樂又自龍頭磯達大嶽上下兩洞而東岸自昭

平遠水漑自水漑達平西邏山及十三屯自平西邏山達平樂又自深冲達桃嶺兩岸皆孔道復以府江地遼闊置縣于平樂之昭平名昭平縣屬平樂而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昭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迴土司隸之每歲得賦糧三千六百八十零石

懷遠爲柳州屬邑在右江上游旁近靖綏黎平爲諸猺所竊據隆慶末以大征古田懷遠知縣馬希武欲乘間築懷遠城名猺老加仲才論之仲才唯唯希武乃以撫牒移督府敕守巡李文績等行縣希武先誅茅爲廬然後次第建城郭衙舍倉獄且與槁黃大地

太平河裏諸豬約于築城時當以三十金擊牛酒爲犒及城工過半諸豬請牛酒希武弗與諸豬以食言微語而去當是時諸豬常以易米至城下城下諸役夫謂之曰以汝等作賊故累我興築築成必盡滅汝等而後愉快諸豬因疑畏有畔去意而希武政尚嚴急盡罷戍堡軍趨名隆起兵登城躬騎馬走城上且暮鳴金鼓砲聲如雷諸豬愈自疑以爲役夫言不謬口語藉藉會希武行城上巡視蒼頭廬見方響呼夾戟而馳豬人有雄童來望見希武不知避左右呼之曰走童勿走希武怒強縛而箠之童死諸豬譟而起

合繩坡頭板江諸峒凡數百人皆露齒墮目如猿猴  
然由北城踰入役夫走希武及經歷余冕典史陸錦  
等出禦敵皆中流矢。邏司鄧元戰而死。希武乃棄印  
潛遁。隆慶六年總制殷正茂請勦遣總兵官李錫恭  
將王世科統官兵會長安鎮賊乃約猪肉田寨蕉花  
諸徭治舢舨百艘大入石棋傘頭諸村村人鏖戰于  
平琴洲官兵鼓行至板江與諸村約自東崖直擣懷  
遠會大雨雪不能進有村人朱萬世得縣印來獻而  
徭賊皆至自貴筑及黃土校團矜狝據險而守所至  
羊腸鳥道不可卒度又道上多徭巢常自言阿徭但

守家漢當奈我何時正茂訓知諸獠獨畏未順鈞刀  
手及狼兵乃以羽檄三道移所在巡撫於貴於湖於  
浙徵鈞刀手三千人烏銃手五千人狼兵十萬人會  
巡撫郭應聘布政司楊茂等先遣使招白果黃土背  
棋大梅諸獠趣使歸降然後擊太平河裏四港牙寨  
橋黃大池晏江溇諸村當是時東岸則板江楊梅西  
岸則坡頭河游皆助獠爲虐而古田上宋曾長率狼  
要亦與其弟韋狼金奔右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爲黨  
援官軍乃分爲七道西而攻入諸獠以木石塞江灘  
望官軍甚盛皆反踵走遂拔木毀石大破之連拔丹

陽蕉花中。開田寨古立。洛果火燒合水。諸巢斬會長。  
築才富吳金田等賊。棄旂走。迨至大鵬天鵝二嶺。破。  
七團四寨。腮江巴喇諸巢。生得酋首隆扶羊。斬王伯。  
牛爺等。奪獲風紀。輯覽諸書及鶴頂榆木黑花帶皮。  
印囊諸什物。進破八寨。斬築田師等。前後斬捕凡三。  
千三百四十有奇。俘獲男婦及牛馬什器無算。事聞。  
於是東岸北岸屬內三甲。河裏太平南寨屬外三甲。  
四港東濤波浪塘堀屬。武洛洞人猛團七團屬。韋覃。  
二狼人桐木火燒洛溪合水及三門洛果屬。上猛龍。  
郡鄧勇尾屬。中猛龍。檣黃大池屬。下猛龍。坡頭田寨。

及板江河潯大田蘆屬浪溪獠人河潯蕉花屬背江  
獠人前是諸當事議兵防欲改萬石宜良丹陽爲土  
巡司已欲加守備一人已又欲于永福加海灣堡屯  
兵二百人古鉢堡屯兵三百人毛峒堡屯兵三百人  
於臨桂加傘山堡屯兵二百人於陽朔及大永并田  
全實頂爲一堡屯土兵五百人而里定羊骨遇龍翠  
屏諸堡皆加兵爲壘且耕且守故事東蘭南丹那地  
歲出土兵三千人更番戍會城自古田發難後議改  
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等不欲曰我已梧州之役  
何以重戍我因改鎮安及湖洞爲一年思恩及田州



江州上峽下雷爲一年年出兵三千人以四年戌桂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爲一年向武奉議及上林爲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邊隆峒爲一年龍英及忠州爲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年戌梧州

韋狼要末寧獠也與鳳凰獠黃銀成有隙相讎殺常安邏司欲窮治之狼要乃椎牛遍召末福陽朔碎江諸獠攻圍鳳凰理定大水田射殺千戶章繼宗合右江荔浦山灣諸獠稱亂會指揮徐民瞻兵捕服道左執狼要而諸獠大訖總制殷正茂巡撫郭應聘乃檄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叅將王瑞

叅政吳一介進勦斬廖金鑑廖金蓋韋銀花韋狼化等凡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獲男女八十一人牛馬四十五頭器械九十五繪畫黃衣一襲當是時又有韋朝義者

萬曆改元洛容知縣邵廷臣以歸養去任會上元夜主簿謝漳行縣事單騎巡徼萬山中獠酋韋朝義統托定洛斗古底上油諸獠夜半出掠遇漳欺其人寡以此可禽也逐之追至城城僅六丈不下二十戶諸獠鼓譟入竟殺漳奪縣印去是夜指押朱昌亂士巡檢韋顯忠並提兵夾戰賊三十一人裨將文斌獲

朝義單三官等已奔還縣印而終以殺漳故守巡莊  
國楨沈子木李文續上變命總兵李錫叅將王瑞康  
仁等剋勦歷破古底上宋大燕天心塘托定洛斗上  
油上良里廂諸巢生獲單金鉢陣斬單金倒單銀郎  
陶狼金陶狼漢等凡二千八百三十餘級俘獲二百  
二十人牛五十五頭器械二百六十有二書籍五冊  
關防一顆自殷正茂以下皆詔賜有等其後大屋諸  
村殘獍黃朝貴黃金鼎復合融縣陽老柳城上油諸  
會單金磊等號萬餘人聲言欲入富福鎮而王世科  
引兵擊破之斬黃金鼎等事遂定始洛客在萬山中

城小迤北依山無雄堞縣官皆寓府城以爲治故知  
縣余涵請遷城于白龍窩約費四千六百兩不果至  
是謝漳往就治而遂及于難

岑溪潘積善度岑溪地勢左近羅旁負臂三而自僭  
號稱平天王與六十三山及六山七山諸徭獍阻山  
公行居民請進勦會大兵征羅旁不暇及總制凌雲  
翼先以檄曉譬積善積善喜願歸田輸賦得比編戶  
雲翼令知縣葉詩馳積善所驗田賦具如所請乃貸  
其死且以其子附學官受書當是時七山爲蒼藤信  
地六山爲容縣北流中衝北科爲六十三山咽喉懷

集爲賀縣諸村出入之所因立五大營營六百人合  
得三千人人月食餉一錢二分推擇指揮使五人爲  
將軍每季得餼粟三兩皆仰食梧州兵餉中且治大  
峒鎮城一百七十餘丈外城二百四十餘丈設叅將  
館舍及屯堡三十墩墩二十有二開赤黎至馬嶺北  
科平河諸路七十餘里墾連城鄉田七頃有五畝北  
科峒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徭人歸降者四千二百  
七十一人雜募耕兵羣月等八百人給牛種月四錢  
自四月至九月如是三年始計畝輸賦如例  
北三酋長譚公柄號剗馬賊善治壽弩傷行旅每一

出管百十爲翠會。獄土吏黃勝不治。萬歷六年公柄  
名韋三層韋三丈等以二千人出命鳳山龜鼈塘與  
河塘韋宋武傍江結壘。方是時義寧有韋總管韋千  
里之獍末寧有黃河平黃明虎之獍末福有廖勝團  
良快之獍翠相呼應。殺商人李回及新民黃銀花道  
路不通。會昨咳寨藍公游執土吏黃如金奪其土司  
如金以狀告巡撫吳文華。檄分守吳善分巡陳俊徵  
求順白山兵及狼兵馳大岩上平橫山。昨咳諸巢大  
勦之。諸獍請還所贖地。乃發鹵生口。願輸賦爲良民。  
而後官兵及狼兵皆撤。此亦鮮有敢亂者。

右江十寨爲思吉周安落洪古卯羅墨古鉢古憑都  
者龍吟哂咳隆慶中總制嚴正茂擊破古田卽以檄  
趨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石公  
慶藍公略羅公印黃公邀等跣軍門上謁自言十寨  
共一百二十八村環村而居者亡慮二千一百二十  
餘家而右江兵備鄭一龍叅將王世科賓州知府吳  
臬謂十寨旣請爲氓當以十家爲率賦米一石凡二  
百一十六石七斗亦得輸銀米石五錢當徵銀一百  
八兩三錢五分宅若火竈差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  
有奇然後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爲徵賦計而以

思古周安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屬向武黃九疇羅  
墨古鉢古憑都者喀咳立一州屬那馬黃賜皆爲土  
知州已移思恩守備于周安堡有成議而布政使以  
爲於法不便當立二長官每長官各提兵千人以琴  
水橋荒田南丹衛屯田賦糧作兵餉不足則取三里  
魚峰巷賢保兵餉二百五十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  
約戶每加三錢伍分歲以爲常復名三里十冬三潮  
峒老卽度田因開立墟場以通思恩慶遠武賓諸道  
然後建社學請以義勇蕭紳爲千夫長黃昌陸雲騰  
爲百夫長姑與冠帶俟三年併職爲眞而兵備霍與



瑕又以為八寨故不甚廣當陞為州而使黃賜提兵  
六百人守之龍哈哱咳則立土巡司而徵安定兵二  
百人付黃昌備龍哈徵興龍兵二百人付韋富備哱  
咳卽以守備移鳳化城黃村卽與黃賜並得調度二  
邏使其後總制竟請八寨為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  
屬黃賜為長官而黃昌韋富皆給冠帶為土舍亦各  
引兵二百食二寨如約居久之十寨復聚黨萬餘據  
人田產白晝入都市剽人而奪之金甚至攻城略庫  
戢官殃民六七年間盡失樊公懸舊時所約於是總  
制劉堯誨巡撫張任急統兵盡勦諸寨斬首捕鹵凡

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奪獲器仗三千二百，牛馬二百三十九頭。上乃陞賞，并諭諸土吏功。復分八寨爲三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及田州黃馮充爲土巡檢。得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戍之。至三里舊屬上林之循業，與撫安古城久爲賊巢。今改屬龍吟，啼咳其下，增建二堡，請自楊渡水爲界。盡作墾屯，給南丹衛通道慶遠賓州使思恩三里聯絡不絕。而于是右江十寨皆安戢，輸賦如故。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彌稿  
又字十

永世昌伯屏  
姜公於山故較

蠻司合誌五

兩廣

四

韋王朋者馬平獯也。初平馬平時因建營堡使土舍  
韋志隆提兵往屯其地。王朋視堡兵如仇讎。常率東  
歐大產諸酋要挾營堡分守。彭應時兵備周浩使千  
總往撫。竟殺千總。會縣官度田。王朋復無忌。反爲阻  
撓。甚至白晝劫村落。官軍相視不敢捕。于是總兵王

尚文請于制撫劉堯誨郭應聘統兵攻勦大斬獲盡  
俘其男女牛馬器械而後返初馬平獯常請鄉大夫  
之託以佃丁莊戶浮沉閭閻而鄉大夫亦親入寨峒  
交錢財謀租責息出入縣庭以致生變至是兵尚書  
梁夢龍請著為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加譏察所與徭  
徭通而因而致富者卽以其財產沒官詔可之  
大峒三寨女土官角鹽無子自以土官娶寨女老卜  
沙為婦將禪印與老卜沙有年矣前此湖客尚那功  
會客三寨與老卜沙通愛之許娶為婦嘗為詩曰作  
客留中寨尋春到北沙穠苞和露吐思煞洞田花時

右江郎火岑爵過三寨。歷欲奪老卜沙。作郎火配不從也。至是尚邦功入廣西。補按察幕官。聞老卜沙爲三寨土官。角鹽所娶。大憾。誣角鹽以罪。提之對簿。則公然婦人也。于是釋角鹽。而陰鬻老卜沙爲婦。去天啟六年。角鹽死。併大峒三寨于波羅里。與床甲子甲張駱四巡檢。皆就裁焉。

高江諸徭。皆出自大小桐江。及大小亮村。旁近猪頭三妹平峒諸寨。與假羊大窰往來。爲奸遠近。遁逃者皆亡。抵其間。隆慶中。帝征之。至萬歷。收元會長盤宗。明犯邊。邊吏執殺之。亡何。諸徭欲報怨。乃乘風縱火。

燒大結堡。明年值大比舉士。鄉書因郵置以進行。至小輩難諸。絲劫略之無遺。居二三年復大入。猶巷堡轉犯小結。難奪商鹽。會平樂兵變。諸徭遂窺隙大起。擁衆走貓兒堡。潛伏西岸大桐江。與千戶李夢龍百戶劉卿及廣運堡哨兵廖四等鏖戰。殺劉卿諸軍多溺死。於是昭平守備陳邦佐與貓兒堡哨官陳珊移兩江兵備。使葉朝陽郭棐請于都御史吳善先以會城標兵二百人馳高江。而敕總兵呼良朋徵許尚惠岑瑾諸士吏兵。會勦斬獲賊渠李蘭保等。捷聞。厚賞如例。先是把總陳賢往歸順。汪天寵往九司及那馬

定羅徵土兵索取折度鞍馬諸類亡厥而都護孫世寶提泗城東蘭兵備三木卯村反使東蘭兵託名與賊劫殺村市于是御史黃鐘劾奏上以世寶等下御史逮問凡調兵進兵需索諸弊皆繩以文法使不得逞自是歲始

嚴秀珠者懷集獠也與車廷惠諸酋雄據一十五寨環四面二百餘里自上世爲州縣患正德中官軍屢討之歸降然盤互如故時懷集有金鵝松栢龍塘埔七諸酋賀縣有大灣磨刀深埔佛婆企坳黃沙諸酋開建有水細白蓮諸酋往往相結起公行劫略常與

流賊陳龍洲破州縣殺百戶朱裳萬歷初約懷集民  
高雁梁高庫黃遂梁元珠謝生等十餘人殺把總羅  
定朝與賀縣叛賊蘇應曉金敬李川庄略樟木寨梅  
花峒殺居民金氏數人久之秀珠失耕牛伴爲報怨  
擊鮮造釀聚黨數百人走開建封川略寧峒蔡村耕  
牛二十五頭殺九人鹵七人還是時村落畏秀珠甚  
皆東西遁走獨西村寨鳴銃砲如雷擊賊死數人于  
是開建知縣范調元蒼梧知縣李自巽移守巡管大  
勲來經濟使懷集典史陳濟提南龍鑼鼓營兵追逐  
生得鄭安梁三羅黎保等遂請都御史吳善徵兩廣



總兵戚繼光呼良朋徵兩廣官兵及羅定東西山泗  
城郭康諸土兵分爲五道命叅將戴應麟等擊金鵝  
松柏涌七諸寨斬秀珠韋胡通等進破深涌佛菱龐  
涌白蓮黃沙龍塘大灣磨刀企塲諸寨斬區世奇韋  
亞養歐福正等奪獲牛馬器械無算餘賊悉奔背水  
尾鐵帽古婆大山飯甌涌諸寨復進破之斬鄧仕蘇  
運進等于是銅鑼牛欄丁口約四百人俱踵懷集縣  
庭中叩頭願爲撫民從之上乃爵賞諸有功而安輯  
諸寨時叛賊李川庄久阻匿羊橋峒不出至是峒老  
亦縛獻軍門梟示無敢抗者

思明土官黃武崇于國初歸命給府州印各一以長子黃忽都爲思明知府次子黃均授爲思明知州忽都數傳至承祖均授數傳至泰則兄弟也泰有七子長子恩詔次子恩錫先後死遂以三子恩隆行州事而奪兄恩詔妻趙爲正妻次兄恩錫妻黃爲次妻黃同姓實承祖姝也趙生三子長拱極次拱宸次拱闕黃生二子長拱延次拱聖時州印賚太平府庫萬歷八年始以從征功給印予冠帶第恩隆寵黃甚慮他日拱極嗣印當予拱極因謀之承祖預書拱延當承襲下領印券內而復以承祖曾侵其田土如黎龍白

鷓鴣蓬那橫那煉諸村索清還不得興兵與承祖仇  
殺遂大悔謂承祖實憾我他日豈肯爲我子孫計久  
遠會病瘵大書遺命取族目恩祐黃冕及州民舉結  
悉付印券與拱極而恩降遂死旣而承祖謀釋憾拱  
極興兵入州仍索還向所奪村寨且以立拱廷爲名  
與拱極搏戰拱極勢不敵請于都御史吳善御史黃  
鍾願遣他官行州事而以指揮楊桂芳往鎮其地亡  
何拱廷得喉疾承祖視以醫其母黃及婢金蓮的臺  
親奉藥餌竟不起承祖與黃揚言拱極醜弟拱廷死  
不法當奪襲與弟拱聖提府兵來州以黃受周佛爲

左驗執拱極及弟拱宸索州印會楊指揮至拱極託  
言印在指揮所承祖叱農二倪指揮衣裸之實無印  
于是鍊土吏鄭鎮于柱鞭之百使供所在而以次裸  
拱極妻許拱宸妻趙乃得印許衣間奪予拱聖去釋  
弓絃勒殺拱極并殺弟拱宸拱闕及母趙以板盛拱  
極與母屍而縛拱宸拱闕屍以蔑燒灰播江中拱聖  
挾印擁大蓋陽陽為知州論功陞士兵鄧寧農二等  
為哨頭而罰恩祐黃冕金遂繫拱極妻許拱宸妻趙  
于獄察二氏有身以錐錡繫兩手高懸之欲因而墮  
棄其腹時南寧太平移左江兵備請于都御史吳善

下兵備統兵逮捕拱聖奪印封府庫會許生一子名黃世延許之外家弁訴于都御史都御史救釋許弁世延使外家領去而逮拱聖赴太平府對簿時龍州江州龍英太平全茗恩城諸州及下當上映諸土峒皆發憤爲左驂乃坐拱聖死而以印封太平府庫令世延襲職其母許代爲官且令太平諸生黃恩承土目鄭鏞輔之俟世延長給印當是時南太二府議請以州改隸他府而黃冕等以本州賦稅故輸南寧隸南寧府便及事聞廷議謂思明去南寧四百餘里去太平百里當屬近者于是斬拱聖思明市虜黃承祖

冠帶而以思明隸太平如初

黎福莊者平樂上四屯酋長也其地近樊屯通廣東大羅山隆慶中福莊常與男黎天龍召諸獠大略富川并橋及鍾川厝寨已久略霞江龍眼寨萬歷二年遂與獠人韋六哥等大寇鄧塘廖屋村因圍石面山執歐舉人索金錢贖還會富川割二五圖賀縣割昭賢鄉建昭平縣福莊伺隙約下四屯酋長周淋湘辜方相等及大羅山流賊千人直走賀縣桂嶺巡使李廷鼎提兵邀擊賊少却走大桐江而是時白日與五指崑險阻可守在正德嘉靖間帝征討弗克以故酋

長盤福成專爲保姦而福莊依之且合昭平諸民屯  
小倫擊牛酒揚兵突犯府江合指揮何伯堂行縣聲  
言度田州出不意驟執福莊于廣運堡復與致軍門  
乃遣使持檄招示天龍有如蒲韋方相韋六哥來獻  
得除罪弗治天龍不受命且結蠱士龍村糾焚屯諸  
獍抗戰時都御史吳文華救徵向武常安福祿士兵  
募遷江民兵屬守巡陳應春沈子木等統指揮進勦  
破其洛容荆喇北賽諸巢而後環白冒五指斬獲甚  
夥獨天龍轉戰不已終遁去追捕無有越六年平樂  
通判朱應辰議請立上司于賀縣里松八喇而以把

總黎那伯往臨之且立堡于江華隘口設兵五千人以鎮其地詔可于是天龍置勿問而其時有黃那緣者

黃那緣鬱林酋長也其巢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屯自上代為邊疆患成化中曾擊破其巢至萬歷初生齒日繁嘗與北海酋長黃章第椎牛與諸獠約合五六百人竝馳木頭木綿大坡羅克金頂樟木諸村兩略人民畜產縱兵焚廬舍去乃復招集城隍諸山及狼而竄之傳白沙田之間大入寇興業諸縣兵巡王原相告于總制劉堯誨徵七十六雲北科連城指



揮李汝賢等提營兵及戍梧土兵五屯。旗軍先後環至。那緣見官兵盛，自度勿能敵，皆遁匿。故巢于是屯兵興業。橫州烏蠻甜萊橫石磯，窮鬱林道上，先獲躡梁善富黃四覃全諸寇。然後分取寨諸隘，以計禽那緣等，雜破木頭城。陞石礎，崩表峽，峒銅鑼諸巢而誅賊盡平。

羅旁諸徭者盤瓠裔也。在嶺之極西，與甯廉相接。周一千五百里，多林木巖洞。自晝冥晦，徭生長其中，出入跳躡，間亦自逃所歸。往但以峒姓爲別號。峒徭偶遇征代輒走他旁，寨閭匿且多，兼名如孔子。成曰孔。

紹太麗力王曰麗公定麗勝龍曰鄧勝龍弟毋爾  
亦莫得別識又四方亡抵于巢者號浪賊爲猺耳目  
峒長鳳三舍陳地平盤大而倡亂殺人奪旁近田宅  
殷正茂爲總督議討之會遷去不果繼以郭守乾進  
兵行至隘口逡巡不敢入乃遣使撫諭猺浪多就撫  
者因名降猺曰良猺浪賊曰撫民然旋撫旋叛官軍  
時入其藤蠟蜜漆砂椒之利爭相掩匿居民受害者  
訴下跡捕不可得反有轉而沉諸江者萬歷四年總  
制凌雲翼赴官度此屬非川間不可乃以便宜擇術  
所官十人奉檄以往約令願降者皆詣招撫使自占

姓名書于冊招撫使得窮其根株窟穴所在始集衆將議皆曰猗峒荒昧難用兵且兵力不敵時一老軍請言事進曰猗所畏狼兵徒以調至不給賞使自捨略故無功若先賞而鼓其勇猗不足平也從之請于朝乃徵狼兵十萬人浙兵五千人合土兵凡十五萬人于肇慶設靖夷道起副使李材蒞之張元勳總兵是時東山則有富祿之險栗子之險羅石之險禮凹之險富林之險雙洞之險灣口之險西山則有都門之險古考之險鳳凰之險雞籠山之險兵分十道偏將朱玉軍羅勇劉天慶軍龍水陳彝軍信宜王瑞

軍岑煥楊瑤軍宜春陳典軍新興倪中化軍德慶黃允中軍伏喇徐天麟軍南鄉侯熙軍茂名參政洗子木趙可懷周浩等兼監軍督餉下令狼兵斬一級者賞銀一兩皆大喜赴岡甚力自四年十月至明年三月諸巢悉定凡破五百六十四所斬一萬六千一百四級俘二萬三千餘人降者六千四百餘人奪還被虜者萬有餘人提聞先是隴水縣斗絕在東西山之中孤懸賊巢設一千戶所僅供城守瞭望之用至是陞爲羅定州設神電衛且于東姜喇設東安縣西山大峒設西寧縣東安南六十里日南鄉又西南一百

里曰富縣西寧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又南一百二十里曰函口設一守備兵一千二百人往來巡徼改營西巡道爲兵道駐維定州空雲翼右都御史張元勛右都督告廟宣提至七年東山浪賊誘撫猺與西山岑溪及六十三山七山諸喇賊及逃卒亡慮千餘人犯思慮燈心大傘諸營殺哨官張文明丁天祿等旣又犯封門所僉事侯應璧引把總五科擊破之斬首捕鹵二十三級於是御史龔懋賢以其狀請及明年巡撫使使者齎新印至州州遣典史梁有遠還送舊印行至道州賊邀殺典史奪其印去故事自南江至

石狗營屬東山自石狗營至連灘屬西山而以晉康  
巡檢使巡緞江上皆以辰時發舟至是失事自守將  
以下至巡檢使均坐劾叅將陳璘請戴罪立效乃與  
朱文達進攻石牛青水諸巢斬首三百六十六級鹵  
獲器仗二百五十有二奪還州印此皆紅豆鐵場餘  
黨曩所未撫之寇也璘遂留鎮羅定兼備東安西寧  
二縣未幾部下九百餘人忽走江上奪舟遁去葢裨  
將侵漁而撫民江子德等憤而爲之倡也行至清遠  
所過鹵掠璘遣兵襲執子德等斬之餘皆歸降至十  
一年東山建武安王廟長春寺璘調營兵三百人充

役且令各出金錢以施時正月積雨役者多怨適後營隊兵由白眉峒至右營隊兵由南山至竝轉水東門飲醉略商民米菜哨官劉一鸞譙責之營兵執鸞杖幾死遂反東安知縣陳公大從城頭撫諭不聽鸞率兵追及斬首惡黃玉及其黨百人餘逃入賊寨糾合撫衛及守備歐泮所部叛兵竝竄廣西劫陸川北街璚復擊破之斬八十四級御史梅淳誣劾璚虛冒軍餉激變力辨得白乃復擊餘賊斬二百餘級時總兵戚繼光方至亦在軍

蛋戶在雷廉間盜珠爲生其會長不一有蘇觀陞周

營司合誌

十一

才雄爲二曾其先皆安南夷嘗歛石城寨願爲臣僕因得充蛋戶阻烏兔多浪爲險招致大賈侵禁池盜珠禁池兵衛故甚設蛋自度不敵乃陰集四方亡命出劫前此會長羅漢卿阻中路港諸偷襲殺之於是他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萬歷改元犯北海明年犯上村至四年犯合浦冠頭嶺五年犯末安還入太廉所旣而悔禍肉袒請歸命其七年作爲珠商所迫鼓棹而入于海因犯南板村殺周英擒林一嶺西兵備使招之降復降是年觀陞才雄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乾體村斬蛋民林三焚殺男婦六人其後又



犯安南未安州官軍逐之急仍遁還烏兔烏兔北枕  
高山南濱大海可爲窟穴乃採大木十圍以上者建  
屋居令部曲相保爲壘聯校木柵開東西二大門  
而封之獨啓南一門而海通出入誠門者勿輕啓凡  
啓必張旂志鳴金鼓笳吹閉亦如之夜用邏卒數十  
人銜枚擊刃斗道上至日出乃已巳乃椎牛饗諸賊  
治艫艦三十艘出海九年犯斷州當是時斷州去末  
安所近有百戶張祿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濱崖哨  
皆援旄擐甲出戰祿攻其東治攻其西治長于擊劔  
橫行諸蛋中諸蛋中常之輒創願無強寧赴木死勿

受創以故劍所及祇斬九級生獲林紉武等八人而  
餘死于水自是之後蛋人自以爲勿及也無何蛋中  
亦募善擊劍者出指治治久易蛋不爲意蛋倉卒圍  
治治及兵士王致祥皆身受創死於是都司陳居仁  
廉州推官汪堯卿引白鶴寨兵追逐斬吳三等數級  
觀陞陽陽令榜人擊鼓還寨復突入東山殺軍人鄧  
邦進吳得賢等嶺西分守張明正海北分守陸萬鐘  
及分巡徐時可薛夢雷請于總制劉堯詢遣樓船軍  
以二十七艘爲西哨把總李如桂統之以二十一艘  
爲東哨指揮文濟武統之且分兵斷其走路賊度勢

不支間大兵至夜半從欖樹逃之非村官軍追之  
生獲蘇觀敬陳鷹爪等一百一十九人保姦李志岳  
等二十一人及再追生得蘇觀陞蘇觀祥等七十二  
人保姦王延幹等一十人是時大風從西南來蛋舟  
多澁溺死者無算而前後斬捕不下四百人諸蛋  
狼狽有林允厚者倡曰與我散蛋死曷若聚蛋詣軍  
門唯將軍命之或尚有贖蛋哉衆曰諾獨會長陳  
泉不從諸蛋乃縛泉及蘇三等獻將軍將軍赦之而  
周才雄者別爲石城將所獲衆皆定其後梁本豪復  
亂

梁木豪者亦廣海蛋會也。先是海賊會一本稱雄游  
上豪與馬國政陳世元誘一本入城一本死豪竄于  
海曲賊黨漸集乃有梁木明馬木高石志和布尚韜  
諸會合千餘人往來波羅香山三水東西海日夜習  
水戰所制艤勝或八櫓或十櫓不用榜人諸蛋自操  
溜乘風盪波濤中倏若閃電一旦有緩急輒走入水  
水不能爲穴俗號人獺其族女子勇倍于男男少時  
斫力反過于壯者以視海上官軍一可當百官軍逮  
捕卽百不得一第捕急則山中編氓爲保姦者往往  
藏諸偷子家深閭之官軍在門門中無老少男女皆

出視堅稱此門中無盜不稍開口前此海賊誘倭奴  
入寇頗得利本豪既東結倭奴乃復往西番交歡林  
道乾約寇會城總制陳瑞御史羅應鶴與布政李江  
按察趙可懷等計議謂本豪會殺千戶濮漢典史林  
煌鹵執通判駱秉韶等情罪重大且復與倭奴林會  
相依爲奸此不可宥請復廣州標兵治戰艦進討初  
漁人楊玉在長沙港見倭操舟人不滿八十旣而漸  
衆則皆海上人無賴往附之者故海上俗慣造烏槽  
橫江船因緣爲利頃以徵稅苛報罷海上人無以爲  
資皆闖入倭舟總制乃移總兵黃應甲令先逐倭舟

倭舟沉溺不敢前時諸蛋方劫略沙頭鄧氏執其男婦索贖金指揮徐瑞陽住老萬備倭把總張容正住虎門叅將楊為棟白翰紀備外海游擊沈茂指揮王權備內海分守周之屏同知朱一相營居中皆令乘白艚大艘不足則借及漁艇分道竝出鏖戰沉賊船八十餘生獲木豪等一千二百餘人俘獲三百餘人斬首二百六十餘級聽撫者無算凡倭番土人之在蛋者皆殲之然後奏捷告廟論功賞如例馬人接馬而生猶槃瓠之接犬生也其族亦嫁偉人道如馬然天啓中有馬都子者願輸賦與日本貿易

竊載日本女二人還寨聚族帶淫之二人不勝死而棄諸海日本佑過儋州聞其事于國國遣兵駕戈船一隻向都子問罪都子懼時浪民歐球通洋去留母妻女婢在寨都子出球妻女并婢令四人倍償之適球客日本見妻女大恨向日本乞贖而身偕日本兵百人殺都子寨殆盡海防守備聞于撫撫不問一云馬人卽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卒逃海傍者歲久成爲族曰馬姓以食蜃涎水涵墜故每豐下體而無毫毛居不以捕蜆爲業韓愈詩有云龍戶馬人是也龍戶卽蜃人一名崑崙奴以舟爲家能入水三日舟人以

繩繫其腰繩動則緣繩起或為蛟龍所害則有血一縷浮水上曰蟹死矣顧其族分三種能入水取魚者曰魚蟹取蟻者曰蟻蟹入山取材者曰木蟹木蟹不入水但編蓬水際居之近崖州

黎岐瓊州鳴上蠻也相傳有女羸居感南風生蠻故其地有黎母山而印以黎名其又名岐則諸蠻有析居五指山者五指者岐也第名雖有二而總為一黎其歲時輸粟縣官者為熟黎否為生黎皆環山起巢寨而生黎居內熟黎居外其山在瓊萬儋崖之中高峻出霧靄中久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翠尖如浮空



中然山水分流而下惟熟黎分隸諸州縣耕作其地  
供稅役生黎所居絕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然至  
于山巔雖生黎亦不能至也黎性慄悍兒能引弓習  
矢少長則射糜市皮于漢取利其力田不耕以牛躡  
土而糞以木葉出入乃矢不釋手雖燕飲亦然弟見  
漢火器則遁走不反顧自尙主以下咸采葵葉爲屋  
有如窩棚富者乘馬鳴鏹貧則否魁結蠻服飾以毛  
羽女子皆跣足獨刺而爲花文耳環禪一筒年將笄  
置酒會鄰嗣春時鞦韆亦如之凡男女出遊歌舞呼  
茗名曰作好設有相竊成婚者父母勿禁但以牛馬

之多寡為婚禮厚薄顧勤女紅得漢綵帛折色綵輒  
和吉貝而織之為花所稱黎錦黎單是也其地產沉  
束黎初不識廣商闖出財物公請為買名曰香仔然  
黎之為亂則實廣商多導之在唐為瓊管之地宋紹  
定以後黎人王氏往為寇屢起屢滅元至元間將軍  
朱斌捕得生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有七峒六百刻  
石五指黎母而還高皇帝平廣東獨深峒生黎不至  
海南諸將軍並稱兵討之為立土舍然終不可羈縻  
也永樂中大學生潘隆請往招黎上賜隆視知縣秩  
使往論之亡何黎人陳忠等舉如隆指請朝見後成

化五年儋州七方黎符那燕稱亂指揮使王璉發兵  
破之既而落窰峒符那推又亂副使塗秉又發兵破  
之至弘治時勦符南蛇叅議劉信獨敗績幸伏羌將  
軍毛銳率漢達狼士兵十萬出儋州賊大潰斬殺幾  
盡其後嘉靖隆萬之間又復佩強鹵千戶執州判知  
縣殺丞史莫敢誰何萬歷十四年長田峒出掠兵備  
使執而戮之會草子坡諸黎喜報復召衆來寇戰于  
長沙營于是兵備使提兵出自禿嶺同知董志毅提  
兵出萬州訓導林立提兵出萬陵共斬首百餘級黃  
村田尾諸峒皆旬旬請降乃已初黎習馳射發三十

步內偶不中格輒謂漢人不當死其大言如此因自稱阿弓神弓至是民謠曰弛神弓來歸降